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療妒緣 第六回 消夏日丫鬟練武 喜秋風桂子臨盆

話說眾家人曉得主母向來吃醋酸，算天下第一個妒婦。出嫁時哥嫂要撥丫頭贈嫁，他必意不要，只揀一個小丫頭，一房老家人夫婦。過門來見家中有一二分姿色的丫鬟，尚容留不得一個，等不到滿月就押丈夫一並賣去。後來聽得「娶妾」二字，足足鬧了三日三夜，連鄉試會場都不容他去。就是丈夫出門後，偶然做了一個夢，天明都等不及，連夜叫船趕去，恨不得與丈夫拼命。出去不過數月，忽同了一個美貌女子回來，述說是丈夫山東娶的夫人，不但不妒，還與結為姊妹，並拜他爹娘做父母，一同帶回，在外又討了十五、六個美女為婢。那一件不是與前相反到底，故一家疑疑惑惑，私議了半夜，終不明白，還要看他次日舉動。那知他被巧珠感化之功，竟變了一個極賢之婦，次日起來，就吩咐叫裁縫、銀匠，取出綢緞、金珠，與巧珠打造首飾，做衣裳，必要與自己一般。又吩咐叫廚子備酒四席，朝下兩席，東西各一席。請出許雄夫婦，送他上坐，許雄遜謝，夫人連叫爹娘不絕，親自送酒安席，強他坐下。又要送巧珠坐上首一席，巧珠止住道：「既蒙姊姊抬舉，說視同一體，怎反以客禮待起妹子來？」秦氏道：「既如此，只得僭妄了。」兩人便對席坐定，吩咐女優唱戲。妝末的就將戲目呈上，許雄夫婦推與夫人點，夫人又推，只得大家商議點了一本《金雀記》。開場做到潘夫人「喬醋」一出，夫人笑道：「這個吃醋才吃得有趣，想起真吃醋的，頭腦皆疼。」只未幾戲完，各各歸房安寢。家人等見夫人待他三人如此誠敬，且一團和氣，全不像一些假意，雖還未知如何故，卻只得遵令，小心服侍，冷眼再觀。

不數日，京中報到，十分熱鬧，鼓樂放炮，絕非尋常報錄一般，比報會元還興頭些。眾家人上前一一看，見大紅緞金字報條報朱綸中第一甲第一名狀元及第，急急進去報知夫人。夫人與巧珠都大喜，吩咐備酒待報人，賞賜花紅銀兩，一一打發妥當。才過數日，又報說皇上選入東宮，教訓太子，加升侍讀。

夫人更覺歡喜，說：「相公既入東宮侍讀，不愁寓中冷靜。將來天氣正熱，路上難行，不如過了夏進京罷。」許雄等俱說？

「夫人之言有理。」

許雄又道：「目今暑天無事，何不將這班丫頭侍愚夫婦教他些拳棒武藝，並飛舞騰躲之法，一來夫人上京路上好做護衛，二來做戲的時節，跌打槍棒更加爛熟，不知夫人意下若何？」

這夫人道：「極妙的了！只恐他們力氣少，又腳小，冷丁學習不上哩。」許雄道：「不妨，我有大力丸，吃之可有千斤之力；又有飛舞法，練熟可使空中飛舞，何愁力氣不足。」夫人道：

「如此一發妙了。」隨即吩咐將後面花亭上收拾乾淨，鋪下戲單，命眾丫頭磕了許雄的頭，在花亭上傳習武藝，許雄隨將大力丸分散與眾女子，叫他每日清晨化服一丸。那些女子雖會做戲，卻都是嬌性身子，何能用武？許雄夫婦先教他些不用力的武藝，到半月後，一來身子練熟，二來吃了大力丸，力氣日增一日，然後教他棍棒槍刀，盤刀戮叉，空中跳躍。起初總用行頭中的軍器，漸漸練熟，便用真槍真刀、真叉銅棍，擗石舉鼎，無一不能。練至數月，十分爛熟，竟成了一班女將，夫人看了大喜。

不覺夏盡秋來，因巧珠懷孕身重，難以出門，候至中秋後，產下一個孩子。夫人一看，見他眉清目秀，頂平額闊，儼然與丈夫相貌一色，更加大喜，立刻僱乳母來領了，還自己時常懷抱，愛逾己出。一月之內，叫巧珠總不要勞動，參苓湯藥，粥飯調事，必要親自監點，弄得巧珠倒甚是不安。光陰易過，倏忽滿月。秦氏吩咐設席做戲慶賀，諸親無一不到，足足鬧了一餘日。

到十月初，方收拾叫船，水路上京，帶了眾丫頭戲箱，並請許雄夫婦一同起身。下船見船頭有一個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丑丫頭，看他行動竟是個十不全模樣，問船家婆，說是他女兒，年紀二十歲了，便也不放在心上。且說秦氏此番上京，比前大相懸絕。前番因做了夢，一片妒心，恨不得一時趕去吵鬧，路上相隨雖有兩個家人，一個小丫頭，肚中怒氣又難對他說，心上千百個不足。後來山東回來，心上已平，又有巧珠一家相同，情深義重，一路說說笑笑，遊山玩景，比出門時已不同了。但因在小船內，又無從人服侍，巧珠等雖極意承順，終不能舒暢，還是美中不足。如今丈夫已極顯貴，巧珠又生兒子，船是大座船，侍從數十餘人，船中原有知心著意的巧珠相同，到蘇州，無錫一路遊玩，說說笑笑，沒有一事不如意。

倏忽將已到京，秦氏忽生一計，對巧珠道：「我想相公幾次書回，總未提起妹子的事，問來人，又說未曾有字寄到山東，我所以有信去也不曾說明，要等他先說。誰知至今不曾提起，難道竟忘了不成？如今到京見了，看他如何說法！我意欲先悄悄到京，如此這般，學潘夫人做一出喬醋的戲文，試他一試，妹子以為何如？」巧珠笑道：「這是極有趣的事，有何不可。」

便喚老僕來，也對他說了，又教了他許多說話如此這般的說法。又對船家婆說，要他的女兒穿著好了一同上去，許重賞他。船家婆大喜，候船將到，替女兒先梳洗穿戴侍候。你想那十不全的丑丫頭，庶幾蓬頭赤腳破衣襖，還不覺他惡狀，一打扮起來，更像妖怪一般，夫人、巧珠看了，暗暗大笑。未幾船到，秦氏吩咐備大轎一乘，小轎二乘，自與老僕婦並船上丑丫頭先下船，留巧珠等在船收拾行李，停一會同爹娘與眾丫鬟叫轎上來。眾家人一個不帶，也吩咐少停隨許氏夫人下船。吩咐畢，上轎而去。

且說朱綸虧許雄夫婦送上官塘，一路平安進京，心中甚是憶著巧珠，只是懼怕妻子，千思萬算，恐難兩全，食不下咽，夜不安寢。遵妻子之命，尋寓關帝廟中。不數日，皇上示期復試。他同眾舉子進試，未幾發案，取作第一。至會場進試，又高高中了會元，殿試又點了狀元。皇上見他才貌都好，就選入東宮，侍讀太子，相待甚厚。早晨進宮，晚上出來，甚是快活。

只心上憶著兩位夫人，終朝愁悶。要打發老僕回去迎接，又因夫人吩咐老僕不許暫離，打發回去，恐夫人疑忌，只得差一長班去迎接夫人。得一回字來說，要秋涼進京，也不曾說巧珠之事。長班終是外人，一到就回，家中之事，夫人吩咐不要說起，他也無從知道。後來雖又有幾次書信往來，彼此不說，也無從曉得。

倒是老僕常常稟說：「回去的人，必從山東經過，老爺也該寄一封書去許老爹，報與二夫人知道。」朱綸道：「你豈不知家中夫人的性子，可是能容的？叫我寫書去何用！」老僕道：

「呵呀！難道老爺竟不想接二夫人了麼？」朱綸道：「不是我不想去接，想接來也不得安靜的，倒不如棄之，還省得害了他。」

老僕大駭道：「老爺說那話！莫說老爺受他活命之恩，招你做個女婿，做親三日，恩情無數，起身又送鋪陳，贈盤費，還慮路上難行，夫妻相送一番情意，豈可相忘？就是在彼時，老奴在山窩之內，若非許公相救，此時已骨化形銷，焉能隨老爺？受此快樂，終夜思之，尚恐報答不盡，老爺竟說『棄之』兩字，老奴也不忍入之於耳，虧老爺怎忍出之於口！」朱綸道：

「我豈不知！忍心相棄，只出於無奈。唯有多送些金銀去，學韓信千金之報便了。」老僕道：「老爺不曉得，那韓信不過受漂母一飯之恩，千金之報，還算過分；老爺受許老爹活命大恩，又二夫人已成親三日，或者已經受孕，亦未可知，難道好叫他去另嫁不成？且看他一門輕財重義，老爺若有情，就沒有銀錢送他，他也不怪；老爺若無情，莫說千金，只怕萬金，他也不喜。」朱綸道：「這卻沒奈何了。」老僕道：「老爺寄書夫人，也該微露其意，看夫人之意若何。」朱綸道：「你這話差了。」

夫人性如烈火，可是好與他說的？他若知道，必然即刻趕來吵鬧。這還猶可，若竟到山東許家去鬧，他父母豈肯相容？從來說兩虎相爭，必有一傷，可不是自速其禍了！」老僕道：「老爺今已做官，將來正要治民，也不該還照秀才時這般軟弱的。」

朱綸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做官的人，更不比秀才。秀才住在家中，既使相爭相嚷，家庭之事，誰來管你閒事？一做了官，便有官守。況居輦轂之下，言官虎視眈眈，聲名為重，官體要存，家中若一吵鬧，官體固失，還要被言官參劾。況且百姓可以治得，難道浩命夫人也好治得麼？」老僕道：「如此說，還有一計可行。」朱綸道：「有什麼計？」老僕道：「何不與舅老爺商議，從中周旋，或可兩全。」朱綸道：「你這話一發差了。」

夫人因舅老爺娶了妾，還去勸阻舅夫人，因此姑嫂總不投機。

若舅老爺來周旋，是火上添油了。」老僕道：「如此說，只得用調虎離山計了。」朱綸道：「怎麼樣一個調虎離山計？」老僕道：「如今趁夫人未到，老奴連夜趕到山東，先接了二夫人同許老爹來，另尋一寓，與他三人居祝夫人到來，老爺只說東宮不時留宿內庭侍讀，就好兩邊居住了。此計何如？」朱綸道：「此計倒還好，只恐夫人知道，卻了不得。」老僕道：「瞞著夫人，也未必知道。大義所在，也怕不得許多。」朱綸道：

「既如此，我就寫起書來，你速速前去便好。」老僕道：「老爺快寫書，老奴即刻就去便了。」

朱綸隨即寫了書，打發盤纏起身。不數日來到山東，尋至莊前，莊前莊後一看，吃了一驚。只見一塊白地，不但人不見，連屋也不見了，好像被火燒去的一般。要尋人訪問，荒山之中，人跡不見，無從訪問，只得有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回到京中，稟知家主，交還原書。朱綸聽了，想念巧珠，悲淚一番，又想無處尋覓，倒可免得「薄倖」兩字，雖則心中憶念，從此也就撇開。

不覺秋去冬來，到得十一月初一日，清晨起來梳洗了，吃了些點心。上朝回來，剛進早膳，正拿在手中要吃，忽見長班進來，稟道：「夫人到了。」朱綸吃了一驚，手中的碗落下，跌得粉碎。老僕急忙收拾。朱綸道：「是誰人來報的？」長班道：「不曾有人來報，方才一乘大轎，二乘小轎抬到門前，據轎夫說，是夫人到了，並無人跟隨。」朱綸一發疑慮，只得同了老僕出廳，急急開了中門，迎接進來。下轎果是夫人與老僕婦，同著一個十不全的怪女子，又不是家中的小丫頭，夫人攬了他手，十分親熱，竟不像是丫頭看待。此時也無暇問及，就與夫人行禮道：「夫人到來，怎不著人通報？使卑人失於迎接。」夫人道：「你在京中，自然瞞我做些不法的事。若先通報，可不被你藏過了，好與我抵賴。」朱綸道：「卑人在此，並未做甚麼事，夫人不要多疑。」夫人道：「即使京中不曾做虧心事，上京時路上，難道也沒有？」朱綸道：「夫人一發多疑了。路上不過幾十天；還急於進京復試，恐趕不及，何暇還做別事？夫人問老僕便知。」夫人道：「老僕是你串通的，問他那有真話說？有沒有我慢慢打聽，自然知道。今日初到，也不與你性急。我且問你，起身時付你一個玉鴛鴦，原說與夫妻一般。如今兩人敘會了，可將鴛鴦也來聚在一處。」朱綸聽說「鴛鴦」二字嚇得一字也說不出，還滿身發起顫來，說：「那，那，那鴛鴦我珍，珍，珍藏好了，明，明，明日取來，送，送，送還夫人、夫人罷。」夫人道：「此鴛鴦是奴佩帶在身，寸步不離的至寶。付你時曾對你說？佩帶在身，見此如見我一般。

怎麼將來藏在別處？足見你一出門，就把奴撇在腦後了。」朱綸道：「卑人怎，怎，怎敢？實，實，實是珍，珍，珍，珍藏好，好，好的。」夫人道：「就是珍藏，也不過在此寓中，取來就是，何必如此驚慌？一定拿我的送與心上人了，斷不與你開交，快快取來便罷！」朱綸情知瞞不到底，只得道：「那鴛鴦是夫人所付，怎敢送人？其實到山東路上遇了強盜，飛馬逃命，一時遺失。想是避盜情急，遺失路途。夫人問起，為此驚慌，並無他故。」夫人道：「這話哄誰？你既遇盜，人且無恙，身上係牢的物件，怎得遺失？想是遇盜，有人救了，你將鴛鴦贈他了麼？」這句話，明明要丈夫直說，便好說明，去迎接巧珠上岸。誰知朱綸見夫人盛怒之下，愈不敢說，還道：「實是遺失途中，飛馬脫逃，保全性命。」夫人見他一些不認，便在袖中取出鴛鴦道：「你說遺失，這是什麼東西？拿去看！」朱綸接來一看，是夫人存在家中一隻，復道：「這是夫人存留的一隻。可惜卑人丟去了那一隻，待我喚名玉工，做一隻配上，賠還夫人罷。」夫人道：「我曾對你說，這是外國得來珍寶，中國所無，玉工怎麼做得出？必是原物，方配得上。」朱綸道：

「一時失去，何處還有原物？」夫人又向袖中取出一隻道：「還說遺失，這是甚麼東西？」朱綸接來一看，卻是巧珠解去的一隻，嚇得驚慌無措，只得勉強答應道：「想是神物，終當自合。卑人失去，或者原飛到夫人處，來配成一對的。」夫人假怒道：「好胡說！鴛鴦又非活的，如何會飛到我手裡？快快實說贈與何人，或者原情還可輕要。」朱綸道：「夫人所付，豈敢將來贈與他人？實是遺失，並無欺誑。」夫人道：「還說不欺誑麼？足見你的說話，句句虛詞，夫妻情分何在？難道你中了狀元，我便怕你不成？且不與你心焦，慢慢與你算帳！」假做大怒，拽了那怪丫頭進房去了。

朱綸滿肚疑惑，想這鴛鴦，明明巧珠取去，怎又到夫人處，又不敢窮究其故。只見老僕婦同了夫人進去，隨即走出到外邊去了，想他必然知道，便隨了出去問他。正是？上年做了虧心事，今日相逢不敢言。要知僕婦如何說，且將下面看分明。